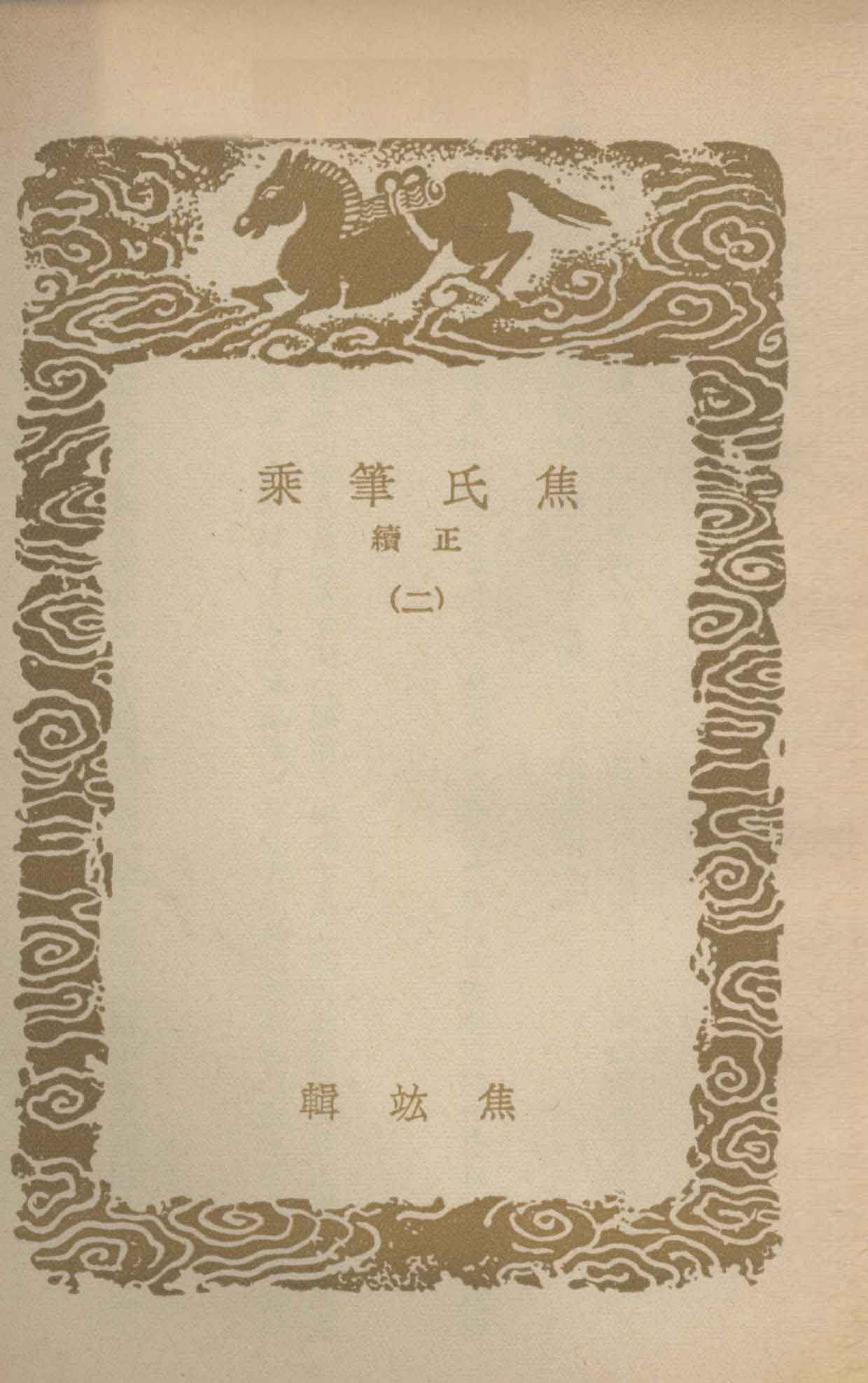


焦氏筆乘 正續

二



乘筆氏焦
續正

(二)

輯竑焦

焦氏筆乘卷四

包改古文

六經本皆古文。自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而俗書始雜之。至今則魯魚陶陰字既差訛。聖聖體體書復苟簡矣。久假不歸。積習成俗。其奈之何哉。

歲橙

上林賦歲橙若蓀。李善本作歲持。歲音針。乃馬藍。又作寒將。卽寒蔣。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張揖曰。歲持缺。故詳具之。

詩用助語

王昌齡灞池詩。開門望長川。薄莫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助語。殊有致。孟襄陽詩。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依止此山門。誰能效某也。亦瀟灑可喜。他若山如仁者壽。風似聖之清。大類學究口吻。不足言詩矣。

移中監

論衡云。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備具。木荀多文。字且不能知。欲其及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

定襄伯能詩

定襄伯郭登鎮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己巳之變。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攬地龍等法。發其機。頃刻數里皆陷。砲一發五百步。顧又嫋文學。所著左傳解。可與杜武庫爭衡。嘗記其二詩。哀征人云。天迷離水嗚咽。戰馬無聲寶刀折。冤鬼慘酸啼夜月。青燐熒熒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客中春晚云遠塞。書難寄。空庭花自開。舊巢雙燕子。今歲不曾來。噫。登以勇將而兼儒雅若此。卽韋孝寬、薛仁貴何以過之。

周文襄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凡二十三年。督理歲漕。鑄鐵量定支撥。減重額。稽羨餘。立綱運處。蘇揚鹽利。計賑濟。脩圩塍。疏水利。均加耗以舒貧乏。置編圃以革逋欠。立改兌以省舟費。建倉廩以便搬貯。處草折以易輸送。定金花以抵京俸。起布式以釐奸僞。收帶徵以禁馬頭。皆鑿鑿垂百世之利。然公謀慮深長。善采衆論。故能就此聞其巡歷時。嘗去騎從。入田野。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閒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唯恐其不盡也。

讀書不識字

宏甫爲南北部郎。日聚友講學。察友或謂之曰。吾輩讀書。義理豈有不明。而事講乎。宏甫曰。君輩以高科登仕籍。豈不讀書。但苦未識字。須一講耳。或怪問其故。宏甫曰。論語大學。豈非君所嘗讀邪。然論語開卷。

便是一學字。大學開卷便是大學二字。此三字吾敢道諸君未識得何也。此事須有證驗始可。如識論語中學字。便悅樂不懼。識大學二字。便定靜安慮。今都未能如何。自負識得此字耶。其人默然不能對。

陳遇今之子房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博學有治才。太祖定金陵。以御史秦元之薦。卽召見。上禮之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帷幄。坐久必賜宴。命廄馬送歸。車駕凡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據悃。所獻替悉保國安民。至計授翰林學士者再固辭。嘗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授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醫療踵至。病愈入謝。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尙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務。但從容燕見。談說經史古今成敗而已。有被譴者。力爲解。上每聽之。欲官其子。亦不受。年七十二卒。賜賄祭。加東園祕器。眷待之隆。羣臣莫敢望。噫。陶宏景稱張良古賢無比。蓋自況也。然梁武功業。視漢高何如。而以子房自待耶。李韓公劉誠意勳庸茂矣。而不免於禍。獨先生言行本朝。而爵不得加其身。功濟蒼生。而史不得泄其謀。豈直一時之馮翼哉。謂今之子房可也。

史癡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爲新聲樂府。性豪俠不羈。不喜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或徑以言折之。不顧。遇所善。則留連忘懷。無貴賤皆與款洽。家有樓。近冶城。扁曰臥癡。中列圖史。敦彝。位置雅潔。有酒餚。引客笑談。呼盧其中。不醉不已。然翁飲輒醉。醉則按拍歌新詞。音吐清亮。旁若無人。有姬何名玉仙。號白雲道人。聰慧解篆書。居常以文字相娛樂。甚適也。有時出遊。輒附舟而行。不告家人所往。女笄當嫁婿。

貧不能具禮。翁詭攜觀燈同妻送至婿家。取笑而別。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其達生玩世如此。善作畫。不拘家數。縱意作山水樹石。清潤紛錯。天機渾成。大率以韻勝。得其片紙者。皆藏弆以爲寶。余友盛仲交。嘗輯翁遺詩。同金元玉詩爲一帙。題曰江南二隱。惜未能板行耳。

顧清甫

金陵顧居士。名源。字清甫。少豪雋不羣。詩書畫皆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趣迥絕。然實自古法中來。一日。與余論書曰。書須古法四分。已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中年究心禪理。大有悟入。然未嘗以得理而薄脩。因晚節與名僧舉西方社會。戒律精嚴。無與爲儼。臨終端坐而暝。舉室聞蓮花香。三日始歇。居士嘗手書數絕句貽余。今筆於此。十箇蒲團九箇穿。誰家枯井雪難填。而今法法成三昧。聲色無妨到耳邊。松火炊羹烟滿衣。雪寒豪士古長饑。明珠不換黃蠶甕。涕吐光爭日月輝。鼎食何人曉夜忙。全機隨處好參詳。漁竿不負秋如錦。兩岸黃花撲棹香。短褐長鎌老石門。蔬盤容易度朝昏。百年智巧消磨盡。慚愧人傳粉墨痕。腕上雙刀照雪花。少年曾醉魯朱家。揣摩未展男兒志。頭白都門學種瓜。雪屋寒菹有歲華。黃金過斗未須誇。若言竹帛功難朽。也是空添眼上花。藤葉青莎稱體長。菊花新酒滿瓢香。時人若訪龐居士。萬樹雲蘿護草堂。布髮曾爲授記人。草衣隨處屬閒身。十年朋舊塵勞破。香火同酬野寺春。雲裏青山古檜叢。枝柯如屋蔽霜風。男兒有志投蹤跡。鉢依稀在手中。

子美幾回青瑣點朝班。用脩謂點讀如玷。漢書祇足以發笑而自點耳。與此點字同。余謂不然。若作玷字。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八詔蠻。蓋唐人屢用之。亦可證杜詩之不音玷矣。

摩詰見地超然

子瞻云。子美詩王侯與螻蟻。同盡歸邱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知其文字外別有事在。然子美亦偶及此耳。要非本色必也。其摩詰乎。觀魏居士書胡居士三詩。可謂妙絕。如卽病卽實相趨空定狂走。無有一法真無有一法垢。又因愛果生病。從貪始覺貧。又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搖轍。非其見地超然。安能鑿空道此。

杜詩無一字無來處

山谷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今試拈一二。如驥尾蕭蕭朔風起。用漢天馬曲。眼有紫焰雙瞳方。用馬經語。儒術於我何有哉。用崔祥語。孔邛盜跖俱塵埃。用阮競語。詩卷長留天地間。用劉楨語。深山大澤龍蛇遠。用左氏語。遠山却略羅峻屏。用孫綽語。十日不一見顏色。用江淹語。青鞋布襪從此始。用謝元暉語。青袍白馬更何有用。用庾信賦語。舟人漁子入浦激。用海賦語。關中小兒壞紀綱。用梁到溉語。十年厭見旌旗紅。用角里先生語。文采風流今尚存。用羊祜語。丈夫蓋棺事始定。用劉毅語。明年此會知誰健。用阮瞻語。不分桃花紅勝錦。用漢李夫人語。卽今耆舊無新語。用張湛語。陶冶性靈存底物。用鍾嶸語。一談一笑俗相看。用王遇元語。鄰雞野哭如昨日。用張禹語。聊舉一隅。不可殫述。

秦城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城北爲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皆用此。而秦中詩。春城依北斗。郢樹發南枝。春無義。且不可對郢。當是秦城耳。

綠沈

綠沈設色名。猶今所謂沈水色耳。宋人詩話解杜詩。乃謂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鎗臥於苔。爲綠所沈。此何等語邪。南史隋文帝嘗賜張彲以綠沈之甲。薛氏遂以綠沈爲精鐵。陸龜蒙竹詩。一架三百竿。綠沈森杳冥。趙德麟遂以綠沈爲竹。皆誤也。

孔明詩解

一日侍天臺耿師側。師問曰。杜詩三分割據紅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何謂也。時解者棼棼。都未愜意。余曰。人以三分割據爲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爲。正如雲霄一羽毛耳。必也偶伊呂而失蕭曹。乃盡公之才。惜乎運移身殲。僅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章八句一意。讀者逐句解之。失其旨矣。時座人咸服師亦首肯者久之。

諸將詩

諸將詩。天下軍儲不自供。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爲兵。無事則散爲農。是軍儲皆自供也。今兵不得休。故軍

儲但取給別孔而不自供。惟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力興屯田。不失唐之舊制。故結云。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特歸美之。杜詩具時事。稱爲詩史以此。

詩用成語

詩有就用成語爲句者。隋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頭。琮曰。昏黑應須到上頭。子美香積寺詩用之。謝靈運詩題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太白亦用其全語爲詩。

杜詩用投字

遠投錦江波。投音豆。假借爲逗合之逗也。又借爲句讀之讀。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又借爲釀酒之釀。梁元帝樂府。宜城投酒今行熟。停鞍駐馬暫棲宿。蓋重醞謂之釀酒。

杜詩用孫策語

劉貢父詩話云。曹參曾爲漢功曹。而杜詩云。功曹非復漢蕭何。誤矣。按曹參亦未爲功曹。子美自用孫策語耳。吳虞翻爲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廣德元年。子美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故以自況。三國志旣非僻書。貢父乃未之見。而輕詆子美何邪。

詩誤出韻

楊用脩云。杜詩留歡卜夜闌。當是下夜闌。少陵詩無出韻者。然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農出二冬韻。九日奉嚴大夫詩。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難。不眠持漢節。何日出巴山。難

出寒韻。崔氏草堂詩。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盤剝白鴟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芹字出文韻。又賀知章少小辭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衰字出支韻。劉長卿青春衣錦更相宜。白首垂絲願不違。違字出微韻。皆趁筆之誤。

金盃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注云。玉魚事見西京雜記。金盃卽玉盃。本南史沈炯事。蓋借用。噫。予美自謂讀書破萬卷。乃貧於一字如此哉。按孔氏志怪。盧充入崔府君墓。與其小女婚。別後四年。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頤兒恩愛。從此別斷絕。依肝脾。充詣市賣盃。高舉其價。冀有識者歎。一老婢問充得盃之由。因曰。我姨妹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著棺中。今視卿盃甚似。杜公蓋用此。以世罕知。特詳疏之。

杜詩誤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軒指軒車之軒也。子美。軒墀曾寵鶴。則誤以爲墀。乘槎至天河。海上客也。奉使虛隨八月槎。則誤爲漢之張騫。劉越石爲胡騎所圍。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并起圍奔去。胡騎中宵堪北走。則誤用爲笛詩。李正己曰。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御同。藥卽欄。欄卽藥也。乘興還來看藥欄。與王右丞藥欄花徑衛門裏。則誤爲花藥之欄。

子瞻用禹錫詩

劉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寥迴。樂天嘆爲警絕。子瞻云。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則又以己意斡旋用之。然終不及劉。大率詩中翻案。須點鐵爲金手。令我詩出而前語可廢始得。

韋蘇州

韋蘇州詩。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境靜人閒。翛然在目。荆公。鄰雞生午寂。芳草弄秋妍。雖語出韋。然亦工絕矣。

帛道猷

晉時。沃州山帛道猷。陵峯采藥詩。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後人截取四句。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誦之更覺高妙。秦少游。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參客。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皆竊其意。然誦二詩。益見道猷之工。學者知二詩不如道猷。可與言詩矣。

東坡用熙載事

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以衲衣酬之。東坡謝以詩。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按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爲常。坡詩用此事。

魯直以薺爲筍

高力士貶所見園中薺菜土人不解喫賦詩云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文潛薺羹詩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藜羹最清好固應加穆愧吾緣真當家事也魯直作食筍詩乃云尙想高將軍五溪無人采以薺爲筍何啻千里

作詩不讀書

葛常之云僧祖可作詩多佳句如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又窗間一榻篆烟碧門內四山秋葉紅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不過烟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徐師川乃極稱之何邪予謂讀書不多數語最中學者之病世乃有謂詩不關書者遂欲不持寸鐵鼓行詞場寧不怖死王恭世說有清詞簡旨能敍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頃名能詩者一事累用殊令人憤弊正坐此

東坡誤用事

小說云東坡用事雖爛熟亦檢看然誤處政自不少號國夫人夜遊圖云當時亦嘆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按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謾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用之又玉奴絃索花奴手花奴指汝陽王璡而以玉奴爲楊妃又戾於前詩矣又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見扁鵲傳而以爲倉公可乎又詩云獨憐司馬能饒石餘有中郎解摸金出袁紹檄曹

操云發耶中郎將摸金校尉摸金非中郎也。又登徐州戲馬臺詩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下有路號玉鉤斜非徐州事也。又市區收罷魚豚枕來與彌陀共一龕攷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事也。又代人留別詩絳蠟燒殘玉筭飛雅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鴻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按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是也乃以爲姓西又石建方欣洗浴廁姜龐不解嘆蟬蟬漢書本作廁浴蓋中衣也二字亦不應倒用。

陰火

木元虛海賦陰火潛然初不知其說後見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卽不復見意元虛指此耳。

撝謙

撝謙撝裂也從手爲聲通作麾詩麾之以肱書右秉白旄以麾亦通作撝謂指撝皆謙也本義作發揮其謙非。

雅春

楚元王傳衣之赭衣使杵臼雅春於市雅樂器也樂記訊疾以雅注雅狀如漆筩中有椎周禮笙師注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革轆之有兩組疏畫足言春米之桶似雅之漆桶故名雅春舊注

皆未的。

東坑

甘泉賦陳衆車於東坑辨亡論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注東坑東海也說文坑闐也虛塹也
許景先詩誤

史記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又抱朴子言龜或浮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許景先詩蘭葉負龜初薦社
桐花集鳳更來儀誤以蓮爲蘭

檮杌

檮杌舊注惡獸名檮非也檮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檮杌惡木也取其記惡以爲戒趙岐曰檮杌
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名机樹無枝也从木从壽从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从冂則非獸明矣史高陽
才子檮杌漢書檮余山藝文志檮生皆作直由切惟孟子今音濤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猾夏

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噉之書云蠻夷猾夏取此義

騰遠射干

相如賦其上則有宛雔孔鸞騰遠射干服虔曰騰遠獸名張揖曰射干似狐能緣木夫騰遠既作獸則不
應在上或禽名未可知也莊子騰猿得枳棘南都賦鸞鷟雛翔其上騰猿飛獮棲其下蜀都賦猿狹騰

希而競捷。豈騰遠卽騰猿。猿遠字相近而誤耶。

飛龍

飛龍鳥名。鳳頭龍尾。其文五色。以象五方。一名飛廉。一名龍雀。漢銅鑄其象。以彰瑞應。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天馬。置平樂觀。故曰龍雀蟠蜿。天馬半漢。天馬卽銅馬。言其形容之高。半入雲漢也。六臣注未詳。宜補入之。

烏鬼

鷗鵠水鳥。似鶲而黑。峽中人號曰烏鬼。子美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言此鳥捕魚。而人得食之也。又元微之云。病賽烏爲鬼。巫占瓦代龜。

布被瓦器

東漢王良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此事自今人視之亦奇絕矣。夢醒錄載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爲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麪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余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旣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白此必鄉先生某少卿也。其爲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噫。今之人有官清要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操井臼以養者乎。第施施然藉其權力。漁獵小人爲肥家飽妻子之計而已。故嘗嘆世之爲官者。其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

價日損一日。其勢僥日張一日。

楊少師

楊少師士奇正統初每朝罷歸家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閑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係國事如此其與三楊並推爲碩輔良有以哉

趙清獻王三原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子姪欲悅公意厚以貲易鄰翁居廣其第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爲鄰忍棄之乎命亟還其居而不取直成化間三原王公恕去官抵家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某某皆我故舊朋友豈宜奪其居俾之遠去乎乃召之各還居焉給以原券不問價二公之賢此其所輕爲然令世之怙勢侵奪閭里者聞之當愧死矣

左右尙書

冢宰王公直居銓部四十載公壻當選預求善地公曰我知矣後入選地既非善且遠僻壻曰地遠無腳力奈何公曰爾憚遠他人不憚遠耶解槽上馬與之後以年老求解職薦王公翹自代朝廷固留之與共事者數年當時有左右尙書之名前後無有也

趙風子

正德七年十月流賊趙風子械送京師經河南題詩驛壁云秦庭有劙誅高鹿漢室無人問丙午言宦豎專權宰臣尸位也世道不臧至爲盜賊所指可爲嘆息

魏尙書

南京吏部尙書魏公驥景泰初至京師請致仕閣學陳循公考試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悅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己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循後以天順改元謫戍公居家二十年成化七年壽九十八乃卒噫公之識遠矣其所云以朝廷事爲己事安得善終尤爲名言士大夫當佩服之

戴縉王億

佞幸汪直之坐西廠也以九卿堂上官奏罷御史戴縉獨奏曰直所行皆公不宜罷因置廠如故縉陞副都御史於是御史王億效焉奏曰直所行可爲萬世法億陞副使吁一副史一副都驅縉紳之無恥一至此哉

制字順物性

鶴愛陰惡陽故易曰鳴鶴在陰从雨鶴好霜故从霜鶩惡露故去雨皆制字順物性之義又諧聲

絲綸簿